六度集經卷第六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豈

精進度無極章第四 此有十九章

精進度无極者厥則云何精存道奧進之無怠卧坐行步喘息不替其目髣髴恒覩諸佛靈像變化立己前矣厥耳聽聲恒聞正真垂誨德音鼻爲道香口爲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志呼吸之間矣憂愍衆生長夜沸海洄流輪轉毒加無救菩薩身之猶至孝之喪親矣若夫濟衆生之路前有湯火之難刃毒之害投躬危命喜濟衆難志踰六冥之徒獲榮華矣昔者菩薩時爲凡人聞佛名号相好道力功德巍巍諸天共宗則高行者衆苦都滅矣菩薩存想唅泣无寧曰吾從得天師經典翫誦執行以致爲佛愈衆生病令還本淨乎時佛去世無除饉衆莫由受聞隣有凡夫其性貪殘覩菩薩精進志銳曰吾知佛三戒一章尒欲稟乎菩薩聞之其喜無量稽首足下伏地請戒知偈者曰

斯為無上正真㝡正覺道法御天人
師之要教也子欲徒聞之豈其然乎
荅曰請聞法儀厥義何之曰尒審懇
誠者身毛一孔一針刺之血流身痛
心不悔者尊教可聞矣荅曰聞佛則
殞吾欣為之豈況刺身而生存者乎即
布針以刺身血若流泉菩薩喜於聞
法得无痛之定天帝釋覩菩薩志銳
為其愴然化令舉身一毛孔者有一
針矣其人覩之照厥志高即授之曰
守口攝意身无犯惡除是三行得賢徑
度是諸如來無所著正真㝡正覺
戒真說也菩薩聞戒歡喜稽首顧視
身針霍然不現顏景弈弈氣力踰前
天人鬼龍靡不歎懿志進行高蹥指
相尋遂致得佛拯濟衆生佛告諸比
丘授菩薩偈者今調達是調達雖先
知佛偈猶盲執燭焰彼不自明何益
於己菩薩銳志度无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為獼猴王常從五百獼猴
遊戲時世枯旱衆果不豐其國王城
去山不遠隔以小水猴王將其衆入苑
食果苑司以聞王曰密守无令得去

猴王知之愴然而曰吾為衆長禍福
所由貪果濟命而更誤衆勑其衆曰
布行求藤衆還藤至覓各連續以其
一端縛大樹枝猴王自繫腰登樹投
身攀彼樹枝藤短身垂勑其衆曰疾
緣藤度衆以過畢兩掖俱絶墮水邊
岸絶而復蘇國王晨往案行獲大獼猴
能為人語叩頭自陳云野獸貪生恃
澤附國時旱果乏干犯天苑咎過在
我原赦其餘虫身朽肉可供太官一
朝之餚也王仰歎曰虫獸之長殺身
濟衆有古賢之弘仁吾為人君豈能
如乎為之揮涕命解其縛扶著安土
勑一國中恣猴所食有犯之者罪與
賊同還向皇后陳其仁澤古賢之行
未等於茲吾仁糸幾彼踰崑崙矣后
曰善哉奇矣斯虫也王當恣其所食
無令衆害王曰吾已命矣佛告諸比
丘獼猴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阿難
是也五百獼猴者今五百比丘是菩
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力勢踰衆仁愛
普覆群鹿慕從所遊近苑牧人以聞

王率士衆合圍遍之鹿王乃知垂泣
而曰尒等斯厄厥尤由我也吾將没
命濟尒群小鹿王就索下前兩足曰
登吾踊出尒等可全矣群鹿如之咸
獲免矣身肉皮裂血若流泉躃地纔
息其痛難言群鹿啼呼徘徊不去人
王覩其體殘血流丹地不見鹿衆曰
斯者何以鹿王對曰執操不游稟命
為獸尋求美草以全微命干犯國境
罪應尤重身肉雖盡兩髀五藏充具
尚存惟願大官給一朝膳王曰尒何
緣若茲乎鹿王本末陳其所以其王
惻然為之流淚曰尒為畜生含乾坤
之弘仁殺命以濟衆吾為人君苟貪
好煞殘天所生即布重命勑國黎庶
自今絕獵無貪鹿肉裂索舉鹿安居
平地群鹿覩其王仰天悲號各前舐
瘡分布採藥咀咋傳之人王覩焉重
為抆淚曰君以子愛育其衆衆以親
恩慕其君為君之道可不仁乎自斯
絕煞尚仁天即祐之國豊民康遐迩
稱仁民歸若流佛告鶖鷺子鹿王者
吾身是也五百鹿者今五百比丘是
[illegible]

也人王者阿難是菩薩銳志度無極
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名曰修凡體毛
九色覩世希有江邊遊戲覩有溺人
呼天求哀鹿愍之曰人命難得而當
殞乎吾寧投危以濟彼矣即泅趣之
曰尒勿恐也援吾角騎吾背今自相
活甚喜遶鹿三帀叩頭陳曰人道難
遇厥命惟重大夫投危濟吾重命恩
踰二儀終始弗忘願為奴使供給所
乏鹿曰尒去以吾軀命累汝終身失
有索我無云覩之溺人敬諾没命不
違時國王名摩因光稟操淳和慈育
黎庶王之元后厥名和致夢見鹿王
身毛九色其角踰犀寤以聞欲以
鹿之皮角為衣為珥若不獲之妾必
死矣王重曰可晨向群臣說鹿體狀
布命募求獲者封之一縣金鉢滿之
銀粟銀鉢滿之金粟募之若斯溺人
悅焉曰吾獲一縣金銀滿鉢終身之
樂鹿自殞命余何豫哉即馳詣宮如
事陳聞啓之斯須面即生癩口為朽

㚖重曰斯鹿有靈王當率衆乃獲之
耳王即興兵渡江尋之鹿時與烏素
結厚友然其卧睡不知王來烏曰友
乎王來捕子鹿寤不聞啄耳重云王
來煞尒鹿驚覩王彎弓向已疾馳造
前跪膝叩頭曰天王假吾漏刻之命
欲陳愚情王覩鹿然即命息矢鹿曰
王重元后勞躬副之吾終不免矣天
王處深宮之內焉知微虫之處斯乎
王手指云癩人啓之鹿曰吾尋美草食
之遥覩溺人呼天求哀吾愍于窮援
危濟之其人上岸喜叩頭曰吾命且
喪而君濟之願給水草為終身奴吾
荅之曰尒去自在所之慎無向人云
吾在斯鹿王又曰寧出水中浮草木
上着陸地不出無反復人也刼財無
主其惡可原受恩圖逆斯酷難陳王
驚曰斯何畜生而懷弘慈沒命濟物
不以為難斯必天也王善鹿之言喜
而進德命國內曰自今日後恣鹿所
食敢有犯者罪皆直死王還元后聞
王放之恚感心碎死入太山天帝釋
聞王建志崇仁嘉其若茲化為鹿類

盈國食穀諸穀苗稼掃土皆盡以覩
其志慕廣訟之王曰四訛保國不若
守信之喪矣釋曰王真信矣遣廣各
去穀豊十倍毒害消歇諸患自滅佛
告諸比丘時廣王者吾身是也烏者
阿難是也王者鶖鷺子是也溺人者
調達是也王妻者今調達妻是善懽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馬王名曰駿耶常度
海邊渡漂流人時海彼岸有婬女鬼
其數甚多若覩商人即化為城郭居
處田園伎樂飲食變為美人顏華曄
曄要請商人酒樂娛之鬼魅惑人皆
留止偶一年之間婬鬼厭故以鐵鎖
剝其咽飲其血食其肉吮其髓馬王
遥覩婬鬼啖人為之流淚回飛渡海
之海彼岸獲咸擣粳米馬王食飲畢
登山呼曰誰欲度者如此三矣商人
聞之喜曰常聞神馬哀度危難今其
臻乎喜而趣之曰哀度吾等馬曰爾
等去者婬鬼必當提子示爾號呼而
追有顧戀之心者吾去後鬼必復以
鐵鎖鎖爾咽飲爾血吞爾肉正心存

善可得全命矣夫欲㱕者騎吾背援
吾鬚尾捉頭頸自由所執更相攀援必
活覩親也商人信用其言者皆獲全
命㱕覩六親婬惑之徒信鬼妳蠱靡
不見𠷎夫信正去邪現世永康矣佛
告諸比丘時馬王者吾身是也菩薩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魚王有左右臣皆懷
高行常存佛教食息不替食水生菜
苟以全命慈育群小猶護自身尋潮
遊戲誨以佛戒不覺漁人以網拔之
群魚巨細靡不惶灼魚王愍曰愼无
恐矣一心念佛願衆生安普慈弘誓
天祐猶響疾来相尋吾濟尒等魚王
以首倒殖泥中住尾舉網衆皆馳出
群魚得活靡不附親佛告諸比丘時
魚王者吾身是也左右臣者鶖鷺子
大目揵連是菩薩銳志度无極精進
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龜王晝夜精進思善
方便令衆生神得還本无又有龜王共
處深山俱覩蝘蜓登樹自投如斯无

寧菩薩占曰斯危身之象矣吾等宜

早避之為善其一龜王專愚自由不從
真言菩薩盡心濟其從者令得免難
十日之後象王徒衆就樹燕息蝘蜓
自投墮象耳中則驚啼呼群象犇赴
其来縱撗蹊煞諸龜龜王恚曰知事
若茲而不掐云吾死尒生於心善乎
累刧尋尒逢必殘戮佛告諸比丘善
占龜者吾身是也自專不去者調達
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為鸚䳇王徒衆三千有兩
鸚䳇力幹踰衆口銜竹莖以為車乘王
乘其上飛止遊戲常乘莖車上下前後
左右鸚䳇各五百衆六面輔翼合有
三千貢獻所珎娛樂隨時王深自惟
衆譁乱德無由獲定吾將權焉託病
不食佯死棄衆其諸衆者以箄覆之
各捐而去王興求食諸鸚䳇衆詣他
山鸚䳇王所曰吾王喪矣願為臣僕
曰尒王死者以屍相示若其眞喪吾
將納尒衆還取屍霍然不見四布行
索獲其王矣僉然為礼復故供養王
曰吾尚未喪尒等委捐諸佛明訓覩
世無親唯道可宗沙門以驗駭為乱志

六度集經卷第六　第九張　呂

之織故捐棄之崇無欲行尒等謹閑
邪昏亂志獨而無偶上聖齊德言畢
蜚飛閑處窈寂棄欲无為思惟定行
諸識都滅心如天金佛告諸比丘時
鷄識王者吾身是菩薩銳志度無極
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鴿王徒衆五百於國
王苑翺翔索食國王覩之勑令牧夫
華網張捕其衆巨細無有子遺籠而閉
之食以粳米肥肉太官以供肴膳鴿
王見拘一心念佛悔過興慈願令衆
生拘者得解疾離八難無如我也謂
諸鴿曰佛經衆戒貪為元首貪以致
樂者猶餓夫獲毒飲矣得志之樂其
久若電衆苦困已其有億載尒等捐
食身命可全矣衆對之曰見拘處籠
將欲何冀乎王曰違替佛教縱情貪
欲靡不喪身者也已自捐食肥體日
耗間關得出顧謂餘曰除貪捐食可
如我也言畢飛去佛告諸比丘鴿王
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无極精進
如是

佛說蜜蜂王經

[illegible]第十張[illegible]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諸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
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
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如来無所
著寂正覺時為一切諸天人民不可
計數而說經法是時衆中有兩比丘
其一比丘名精進辯一比丘名德樂
正共聽經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
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正
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
德樂正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
一出耳當勗精進為衆作本如何睡
眠夫睡眠者陰蓋之罪當自勗勉有
覺寤心時德樂正聞其教詔便即經
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往睡眠如
是煩乱不能自定詣泉水側坐欲思
惟復坐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
而度之化作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
螫之時德樂正驚覺而坐畏此蜂王
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
胷腹德樂正驚心中懅悸不敢復睡
時泉水中有雜色花憂曇拘文種種
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

時德樂正端坐視之畏復飛来不設
夜瞑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
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瞑眠墮汙
泥中身體沐浴巳復還飛住其華上時
德樂正向蜜蜂王說此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
如是為無黠　敗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可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尒乃復得出　長夜之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正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為甚迷　日出衆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沒華還合　世尊般泥曰
值見如来世　當勇精進受　除去瞑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智者　當知為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虛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正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
忍解諸法本逮陁隣尼乃知精進辯
善權方便常獨經行不復懈怠應時

亦得不退轉地佛告阿難尒時精進
辯者今我身是也德樂正者弥勒是
也佛語阿難我尒時俱與弥勒共聽
經法弥勒時睡眠獨無所得設我尒
時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弥勒于今在
生死中未得度脫聞是法者常當精
進廣勸一切皆令除去睡眠之蓋當
造光明智慧之本說是事時无央數
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菩薩銳志度
無極精進如是

佛以三事笑經

昔者菩薩為清信士歸命三尊慈弘
仁普恕濟群生守清不盜布施等至
貞淨不妷觀捐內婬信同四時重如
須弥絕酒不飲尊孝喻親以正月奉
六齋精進無倦所生遇佛德行日隆
遂成如來无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
人師教化周旋時行歷市覩一老翁
斗量賣魚哀慟喿曰怨乎皇天吾子
何各而早喪身子存賣魚吾豈勞乎
佛覩其然笑之口光五色度市斯須
又覩大猪浴汙行路佛復笑焉阿難
整服稽首而白屬笑人多莫由敬質

六度集經第六卷 第十三張 宜

而今重笑必有教詔願釋衆疑為後
景摸世尊告曰阿難吾笑有三因緣
一曰覩彼老翁之愚其為弘普矣曰
以罥網殘群生命蓋無系髮之惻隱
禍子自喪而怨諸天呼嗥驚怖斯下
愚之行非二儀之仁賢聖之恕也以
是笑耳昔者飛行皇帝植福巍巍志
憍行逸今為斗量魚斯二矣不想人
天壽八十億四千万劫意専著空不
能空空還于本無福盡受罪今在斗
中斯三矣阿難質曰飛行皇帝逮彼
尊天其德巍巍何故不免於罪乎世
尊曰禍福非真當有何常夫處尊榮施
四等恩覺四非常可免彼禍矣若國
貴自遂快心從邪福盡受罪自古来
然殃福追己猶影尋形響之應聲豈
有貴賤哉惟吾前世為清信士時有
隣人好奉鬼蠱姦婬為群不信作惡
重禍響應每至齋日吾要入佛正真
之廟聽沙門衆散說淨法以為德本
防絶凶禍而子婬荒訛云有務吾詣
佛廟子往乱道自斯之後吾之所生
逢佛聞法與沙門齊志德行日隆遂

成如来無所著正真道㝡正覺道法
御天人師為三界尊号曰法王隣人
好事鬼術殘賊群生洪蕩女色酒乱
不孝自謂得志輪轉三道苦毒無量
吾已為佛子續為臭垂是以笑之佛
告阿難吾累刧稟經採義親樂沙門
獲斯巍巍矣菩薩鋭志度無極精進
如是

小兒聞法即解經

昔有比丘精進守法少持禁戒初不
毀犯常守梵行在精舍止所可諷誦
是般若波羅蜜說經聲妙无能及者
其有聞此比丘音聲莫不歡喜有一
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牛遥聞比丘
誦說經聲即尋音往詣精舍中礼比
丘已却坐一面聽其經言時說色本聞
之即解兒大歡喜經句絶已便問比丘
比丘應荅不可見意是時小兒反為解
說其義甚妙昔所希聞比丘聞之歡喜
甚悦怪此小兒乃有智慧非是凡人
時兒即去還至牛所所牧牛犢散走
入山兒尋其迹追逐求索尒時值虎
害此小兒小兒命終䰟神即轉生長

者家第一夫人作子夫人懷妊口便
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暮初不懈
息其長者家素不知法恠此夫人口
為妄語謂呼鬼病卜問譴祟无所不
至無能知者長者甚愁不知夫人那
得此病家中內外皆悲憂惶是時比
丘入城分衛論長者門遥聞經聲心
甚喜悅住門有頃主人偶出見此比
丘亦不作礼比丘恠之此賢者家內
說經聲妙乃尒乎今此長者不與我
語即問長者內中誰有說深經者音
聲微妙乃如是耶長者報言我內中婦
聞得鬼病晝夜妄語口初不息比丘
尒乃知長者家為不解法比丘報言
此非鬼病但說尊經佛之大道願得
入內與共相見長者言善即將比丘
入至婦所婦見比丘即為作礼比丘
呪願言得佛疾便與比丘相難說經
法反覆披解比丘甚喜長者問言此
何等病比丘報言無有病也但說深
經甚有義理疑此夫人所懷姙兒是
佛弟子長者意解即留比丘與作飲
食飲食畢訖比丘便退精舍展轉相

劉

謂有一長者夫人懷姙甚可奇恠口
誦尊經所說如流其音妙好解釋經
理甚深後日長者復請比丘普及衆
僧悉令詣舍辦飲食具時至皆到坐
定行水飲食已呪願達嚫時夫人出礼
衆比丘却坐一面復為比丘快說經
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為比丘具
足解說衆僧踊躍歡喜而退日月滿
足夫人在産娩娠得男又无悪露其
兒適生叉手長跪誦般若波羅蜜夫
人産已還如本時無所復知如夢寤
已了無所識長者即復呼衆僧比丘
都集往觀小兒說經故事初無蹔㝵
是時衆僧各各一心觀此小兒本皆
不能知長者問言此為何等比丘荅
日真佛弟子愼莫驚疑好養護之此
兒後大當為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
當從其啓受時兒長大至年七歲悉
知微妙道俗皆備與衆超絶智度無
極諸比丘等皆從受學經中誤脫有
所短少皆為刪定足其所乏兒每入出
有所至止輙開化人使發大乘長者
家室內外大小五百人衆皆從兒學

發摩訶衍意悉行佛事見所教授城
郭市里所聞發者八万四千人皆發
無上正真道意弟子来者五百人諸
比丘聞見所說本漏意解志求大乘
者皆得法眼淨佛告阿難是時小兒
者吾身是也時比丘者迦葉佛是也
如是阿難我往昔時一從比丘聞摩
訶衍品讀善開解心意歡喜不轉精
進不忘深識宿命自致无上平等正
覺一聞之德乃尚如是何況終日建
修道者菩薩銳志度无極精進如是

殺身濟賈人經

昔者菩薩與五百商人俱入巨海欲
採衆寶入海數月其所獲寶重載盈
舟將旋本土道逢飄風雷電震地木
神雲集四周若城眼中出火波涌灌
山衆人嗟啼曰吾等死矣恐怖易色
仰天求哀菩薩愴然心生計曰吾之
求佛但為衆生耳海神所惡死屍為
甚危命濟衆斯乃開士之尚業矣吾
不以身血注海海神惡之意者船人
終不渡岸謂衆人曰尒等屬手相持
并援吾身衆人承命菩薩即引刀自

[illegible]

剋海神惡焉漂舟上岸衆人普濟舩
人抱屍號天而哭曰斯必菩薩非凡
庸之徒擗踊呼天寧令吾等命殞
于茲無喪上德之士矣其言貞誠上感
諸天天帝釋覩菩薩之弘慈覩世希有
帝釋身下曰斯至德菩薩將為聖雄今
自活之以天神藥灌其口中并通塗
屍菩薩即蘇忽然起坐與衆相勞帝
釋以名寶滿其舟中千倍于前即還
本土九親相見靡不歡悅賙窮濟乏
惠逮衆生敷宣佛經開化愚冥其國王
服菩薩德諮稟清化君仁臣忠率土
持戒家有孝子國豊毒歇黎庶欣欣
壽終生天長離衆苦菩薩累劫精進
不休遂至得佛佛告諸比丘煞身濟
衆者吾身是也天帝釋者弥勒是五
百商人者今坐中五百應真是也菩
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為獨母子朝諮佛廟捐邪
崇真稽首沙門稟佛神化朝益暮誦
景明日昇採識衆經古賢孝行精誠
仰慕猶餓夢食所處之國其王無道
貪財重色薄賢賤民王念无常自惟

曰吾為不善死將入太山乎何不聚
金以貢太山王耶於是鍛民金設重令
曰若有匿銖兩之金其罪至死如斯
三年民金都盡王訛募曰有獲少金
以貢王者妻以季女賜之上爵童子
啓母曰昔以金錢一枚著亡父口中
欲以賂太山王令必存矣可取以獻
王也母曰可見取獻焉王令録問所
由獲金對曰父喪亡時以金著口中
欲賂太山實聞大王設爵求金始者
掘塚發木取金王曰父喪来有年乎
對曰十有一年曰尒父不賂太山王
耶對曰衆聖之書唯佛教真佛經曰
為善福追作惡禍隨禍之與福猶影
響焉走身以避影撫山以閑響其可
獲乎王曰不可曰夫身即四大也命
終四大離靈逝變化隨行所之何賂
之有大王前世布施為德令獲為王
又崇仁愛澤及遐迩雖未得道後世
必復為王王心歡喜大赦獄囚還所
奪金佛告諸比丘時王欲以民間餘
金殘戮害无罪者菩薩覩民哀號為
之揮涕投身命乎厲政濟民難於塗
度集經第六卷 第[illegible]張 [illegible]

炭民咸其潤奉佛至戒國遂豊沃時
童子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无極
精進如是

調達教人為惡經

昔者菩薩位為天王精存禅行志進
若流每到齋日乘于馬車巡四天下
宣佛典開化衆生消其瑕穢令崇
如来應儀正真覺天中之天衆聖中
王道教之尊可離三塗衆苦之原調
達亦為魔天王行四天下教人為惡
從心所欲無有太山歟禍之報行逢
菩薩問曰子何行乎荅曰教民奉佛
修上聖德調達曰吾教民恣欲二世
無禍為善勞志无益於已菩薩曰
尒避吾道荅曰子為善猶金銀吾尚
惡猶剛鐵剛鐵能截金銀金銀不能
截剛鐵子不下道吾斬子矣調達惡
感禍成生入太山夫人為惡皆死入
三塗三塗執善靡不昇天雖處尊學
而懷元惡不如三塗懷佛一言也佛
告諸比丘教人行善天王者吾身是
也導人為惡魔天者調達是菩薩銳
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度集經第六卷　[illegible]

慈龍濟一國經
昔者菩薩伯叔齊志俱行學道仰慕
諸佛難逮之行誦經釋義開導六冥
練棄內垢止觀寂定每聞諸國闇於
三尊輒往導化令奉六度正真妙行
時有大國其王樂道衆妖誘之授其邪
偽率土承風皆事蠱道風雨不時妖
怪首尾菩薩伯叔自相謂曰吾之本
土三尊化行人懷十善君仁臣忠父
義子孝夫信婦貞比門有賢吾等將
復誰化乎彼彼國信妖鼓龍處之吞
其黎庶哀嚀無救夫建志求佛唯為
斯類矣可以道化喻之以仁龍含凶
毒吾等摧焉叔曰佛戒以慈為凶虐
之大活生仁道之首也將如彼何伯
曰夫殘一人者其罪百劫龍吞一國
吾懼恒沙劫畢殃未除矣苟貪甚
味斯須之利不覩太山燒炙之咎吾
心愍然人道難獲佛法難聞除龍濟
國導以三尊六度高行禍若絲髮
福喻二儀尒化為象吾為師子二
命不殞斯國不濟也稽首十方誓曰
衆生不寧余之咎矣吾後得佛當度
[illegible] 第[illegible]張 岦

一切象造龍所師子登之龍即奮勢
霆耀雷震師子踊吼龍之威靈師子
赫勢普地為震三命絕矣諸天稱善
靡不歎仁兩菩薩終生第四天上一
國全命抱屍哀號曰斯必神矣孰仁
若茲門徒尋之覩師普慈終身濟衆
哀慟稱德各又進行宣師道化王逮
臣民始知有佛率土僉曰佛之仁化
乃至於茲乎殯葬二屍舉國哀慟王
即命曰有不奉佛六度十善而事妖
鬼者罪舉眷屬同自斯之後剎有千
數沙門比肩而行國內士女皆為清
信高行四境寧靖遂致太平佛告諸
比丘時兄者吾身是也弟者弥勒是
也毒龍者調達是菩薩銳志度無極
精進如是 [illegible]
弥勒為女人身經
昔者菩薩為天帝釋位尊榮高其志
恒存非常苦空非身之想坐則思惟
進則教化愍愚愛智誨以智慧精進
無休覩其宿友受婦人身為富姓妻
惑乎財色不覺無常居市坐肆釋化
為商人伴有所市至婦人前住婦人
[illegible]

喜悅令兒馳歸取獨坐牀欲以坐之
商人乃熟視婦人而笑婦執高操意
恠商人住笑非宜兒取牀遲還即搏
之商人又住笑側有一兒播鼗踊戲
商人復笑之有父病者子以牛祠鬼
商人亦笑之有一婦人抱兒傍徉行
過市中兒刮面頰血流交頸商人復
笑之於是富姓妻問曰君住吾前含
笑不止吾屬搏兒意與由子子何以
笑商人曰卿吾良友今相忘乎婦人
悵然意益不悅恠商人言商人又曰
吾所以笑搏兒者兒是卿父鬼靈還
咸為卿作子一世之間有父不識何
況長久乎播鼗兒者本是牛牛死靈
魂還為主作子家以牛皮用貫此鼗
兒今播拃踊躍戲舞不識此皮是其
故體故笑之耳煞牛祭者父病請活
求生以煞不祥之甚猶服鴆毒以救
病也斯父方終終則為牛累世屠戮
受禍無已今此祭牛命終靈還當受
人體免脫憂苦故復笑之刮母面兒兒
本小妻母是嫡妻女情專婬心懷嫉妒
常加酷暴妾含怨恨壽終則生為嫡

[illegible]

妻子今来報餅提面傷體故不敢然
耳是以笑之夫衆生之心其為無恒
古惛今愛何常之有斯皆一世見而
不知豈況累劫經曰以色自壅者盲
於大道專聽邪聲者不聞佛音之
響也吾是以笑之耳世榮若電恍惚
即滅當覺非常莫與愚並崇修德操
六度妙行吾今反居後日必造子門
言竟忽然不現婦悵然而歸齊肅望
幕一國咸聞王逮群寮靡不欽延面
人後果在門狀醜衣弊曰吾友在內
命呼之来門人入告具以狀言婦出
日今非吾友矣釋笑而去變形易服
子尚不識豈況異世捨斯受彼乎重
日今勤奉佛佛時難值高行比丘難
得供事命在呼吸無隨世惑言畢不
現舉國歡嘆矣各執六度高妙之行
佛告鶖鷺子今時婦人者弥勒是也
天帝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无
極精進如是

女人求願經

昔者菩薩身為女人厥壻禀氣兇愚
婬忌每出商行以妻囑隣獨母母奉

[illegible]

佛戒為清信行時佛入國王逮臣民
靡不受戒獨母聞經還為婦說之婦
喜歎曰斯即无上正真道㝡正覺者也
從母聞佛即遥稽首齋日母曰可往
聽化乎婦喜曰可尋之城外忽存壻
妬悵然不悅旋居自鄙吾㾌重乎母
還為陳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聽經或
得沙門四道者或受菩薩决者佛時
難值經法難聞尒還為乎婦聞佛德
流淚具陳壻妬之意母曰可試一行
婦曰敬諾明日即隨母行覩佛五體
投地却並靜心視佛相好念佛清淨
真是天尊佛問女尒来何願即稽首
而對我聞佛為無上正真道㝡正覺
道法御天人師德如恒沙智若虛空
六通四達得一切智勢来請尊願佛
哀我世尊告曰佛為一切護恣汝所
願女人稽首曰夫人處世未獲太元
者皆以欲故為匹偶居今我世世與
至德偶居同志無嫉妬行二曰身口
意行端正絕世三曰世世處奉三尊
心垢日消進道無倦諸佛祐助衆邪
不能過必獲一切智濟衆生難衆祐

度集經第六卷　[illegible]

劉

歎曰善哉善哉今汝得之婦大歡喜
稽首退歸本居厥壻賈還乘舟水行
當以斯日至天帝覲婦高行發願無
雙助喜歎善為興風雨佳其舟行明
日乃臻婦後壽終神生有道之家容
華光世年長出嫡為國儒士之妻國
稱高賢時壻入海採寶欲濟窮民婦
居家以礼自衛猶城衛寇國王后妃
大臣妻妾靡不仰則詣門雲集稟婦
德儀婦夜寤覺憶世無常榮富猶幻
孰獲長存躬為坏舟我神載之猶獲
月影望天實者也勞心苦身何益於
色夢幻皆空天神世榮其歸若茲矣
明晨當索無上正真天中之天為吾
師焉晨興即覲石塔在庭佛像金耀
琢礕書經歎佛為衆聖之師三界獨
步婦喜歎曰是則如来應儀正真道最
正覺者乎即五體投地遶廟三帀散
花燒香然燈懸繒晨夜肅虔稽首恭
礼王后國婦請夸清風退邪崇真隣
有兇夫賈遂婦壻曰子妻造妖虛
立鬼廟朝暮香熏呪咀妖蠱願令介
喪不祥之甚壻歸婦啓曰妾前一夜覺
[illegible]

世無常晟覩宗靈無上正真絶妙之
像来在中庭妾令供事焼香然燈懸
繒奉華朝夕礼拜稽首自歸子當事
之必合聖則脊大歡喜一心肅虔國
今巨細無然承風如是八万四千餘
歲佛告鶖鷺子介時婦人者吾身是
也時脊者弥勒是也獨母者鶖鷺子
是也陈晃夫者調達是也菩薩銳志
度無極精進如是

然燈授决經

昔者菩薩身為女人少寡守節歸命
三尊處貧樂道精進不倦翻除凶利
賣膏為業時有沙門年在西夕志存
高行不違文學內否之類謂之無明
矣礼敬有偏絲始無就分衛麻油以
供佛前獨母照然貢不缺日有一除
饉稽首佛足叉手質日斯老除饉其
罪勘明戒具行高然燈供養後獲何
福世尊數日善哉問也是老除饉却
無數劫當為如来無所著正真道冣
正覺項有重光將導三界衆生得度
其為無數獨母聞之馳詣佛所稽首
陳曰除饉然燈青即吾所貢六其當

大慶[illegible]

獲為無上正真道將導衆生還神本元
天人鬼龍靡不逸豫唯願加哀復授
吾女佛告女人女身不得為佛緣一
覺道梵釋魔天飛行皇帝斯尊巍巍
非女人身所得作也夫欲獲彼當損
穢體受清淨身女稽首曰今當損之
逮居淨治遜拜而曰夫身者四大之
有非吾長保也登樓願曰以今穢身
惠衆生之飢渴者乞獲男躬受决為
佛若有濁世衆生盲冥背正向邪無
知佛者吾當於彼世拯濟之也自高
投下觀者寒慄佛知至意化令地軟
猶天綩綖覩身無害即化為男厥喜
無量馳詣佛所踊躍而云受世尊恩
已獲淨身唯願加哀授吾尊决佛歎
之曰尒之勇猛世所希有必得為佛
無懷疑望然燈除饉其得佛時當授
汝号天人鬼龍聞當為佛皆向拜賀
逮居咨歎各加精進尒時勸發群生
不可計數佛告鶖鷺子時老比丘者
錠光佛是也獨母者吾身是菩薩銳
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illegible]

[illegible]

六度集經卷第六
辛丑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